编辑:陆嘉琪 版式:谭笔耕 校对:李琳娜
电话:0731-88317950 E-mail:kjxb001@126.com

文字家

含羞草的花朵

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 黄孝纪

今年五月，我来到陌生的浙江义乌谋生。在收拾租的房子时,我在阳台上发现了三个小花盆,里面的土已经干了,看不出丝毫生命的迹象。不过,我还是把三个有泥土的花盆浇了个透。我心想,说不定这干枯的泥土里还深藏着生命的种子也未尝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和奇迹!

我每天都要往这三个花盆里浇点水,不经意间,几天过去了。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来到阳台上,看到其中一个小盆里,竟然冒出来几点绿色的嫩芽。我一阵惊喜!又是一周过去,嫩芽长成了绿油油的小苗。我已经能认出它的端倪了——一株顽强的吊兰!

在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给它浇水。吊兰渐渐茂盛起来。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在那盆吊兰的叶子底下，又长出了一种不知名的小植物,木质状的,带小小的叶片。我当初以为,这可能是一株荆棘草或荆棘树,因为它的形状跟我儿时印象中的带刺荆棘太相像了。不过,我想,既然它与我有缘,长出来与我为伴,我就给它水喝。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吊兰和不知名的那棵荆棘草，陪伴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孤独的早晨和傍晚。

就在不久前的一天，我在阳台上取衣服时,偶然触碰到了那棵荆棘草,奇迹发生了,那草的叶子竟然合拢了,长长的叶柄也立即垂了下来。我猛然一惊,是不是我把它碰断了？凝视了一会,发现叶柄并没有断,我才放了心。隔了一阵,待我再次来到阳台时,竟然发现那原先合拢的叶片和垂下的叶柄又恢复了原样！我顿时明白了,这是一株含羞草！在我儿时曾经在某个地方看见过。我不免为这意外的发现一阵狂喜!

今天早上,我同往常一样,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来到阳台,看看老伙计。突然间,眼前一亮，搁在阳台防护网上的那盆含羞草,竟然开出了一朵球状小花来,红红的,在一丛绿色中十分耀眼！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含羞草开花，感到格外惊喜。在此之前,我原以为,含羞草是不开花的。

生活就是这样,往往充满了奇迹！当你用爱善待每一个生命时,哪怕一花一草,它们也会回报你一份又一份惊喜和灿烂!

写诗吧

山村做了城市的俘虏

澧县火连坡中学 孙常洲

一棵上了年纪的皂荚树
剁其发达
削其繁茂
遍体鳞伤地
躺在拖拉机的车厢里
颤巍巍地押解向城市
在城市小区的绿地里
它被戴上刑具
五花大绑 示众
但它不甘凌辱 顽强地昂着头
用在山村里站立的姿势
站出山村的不满 站出山村的不屈
一场城市对山村的入侵战
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
也改变了山村的命运
被战败的山村
对它所拥有一切的保护
无能为力
任凭城市在山村里
霸道 为所欲为
城市搜刮走了山村的财富
城市劫持走了山村的人才
城市掠夺走了山村的年轻
……
城市对山村
除了盘剥还是盘剥
除了掠夺还是掠夺
山村 就这样
毫无反抗地做了城市的俘虏
从此 山村硬化的道路
只有肆意生长的芭茅草
拥挤上路面
丈量它的宽度

静夜思

想起雪敏老师

醴陵市东富中学 李冬云

每当教师节,我总会想起雪敏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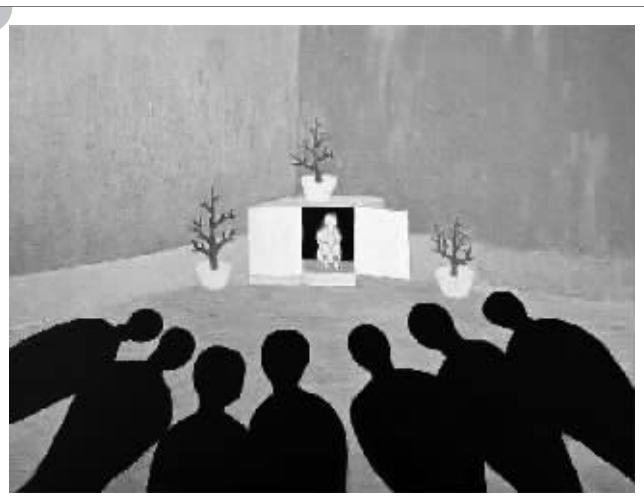
雪敏老师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也是我初中物理老师。雪敏老师姓张,为人随和又亲切,大家就亲切称他为雪敏老师。我至今记得他在教我们四则混合运算顺序时，那令人终身难忘的生动比喻——加减乘除混合一起计算时，就像我们和爷爷奶奶一起看电影，加减号是我们同辈,乘除号是爷爷奶奶辈,进电影院排队时,要有礼貌,让爷爷奶奶辈先走,所以,要先算乘除法……也记得他教我们初中物理电学时，让我们把电路想象成村里的水渠，把电流想象成水渠里的流水，他说并联电路就是在水渠两边开缺口,灯泡装在缺口处的支流上,串联电路就是在同一条水渠连续装上几个灯泡……

雪敏老师不仅讲授知识生动形象,而且教育学生讲究艺术。他的教育艺术曾被他所在学校领导同事当做经典久久推广、借鉴。当我来到他工作过的学校任教时，雪敏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但我还时常听到领导同事这样说:我们批评学生,要讲究艺术,正如雪敏老师说,批评过后,别忘了在学生头上抚摸一下……

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师。在我的教育历程中,不止一次借鉴雪敏老师曾讲过的故事。如:从前有个小孩,扔石子砸坏了一位路人的伞,路人奖励他一角钱,让他扔别人……又如,如果你脸上有一团墨水，老师和妈妈肯定告诉并批评你,所以,指出你错误的人,是跟你妈妈一样想帮助你的人……

时至今日，我离开雪敏老师的课堂已经三四十年了,然而,每当遇到中小学同学时,总会提到雪敏老师。记得每次考试前,雪敏老师都会关爱地笑着对我说,明天要考试了,叫家里煮个鸡蛋吃,补充补充营养啊。可以说,我的中小学生活,是在雪敏老师有趣的课堂和关爱的哄宠中愉快度过的。雪敏老师也确实是一位好老师。在那个年代,我们村子连年考取大学生、研究生,还有被美国哈佛录取的留学生……谁敢说,当年的高考佳绩不与雪敏老师有着密切联系?

雪敏老师,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



乖,听话

半童/绘

思无邪

家是什么

□ 龙应台

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早上赶车时,有人催你喝热气腾腾的豆浆。天若下雨,他坚持要你带伞。周末上街时,一家几口人可以挤在一辆摩托车上招摇过市。放学回来时,距离门外几米就能听见锅铲轻快的声音,饭菜香一阵一阵的。晚上,一顶大蚊帐,灯一黑,就是甜蜜的时间,在松软的被褥里笑闹踢打。朦胧的时候,窗外幽幽的栀子花香,飘进半睡半醒的眼睫里。帐里帐外都是一个温暖而安心的世界,那就是家。

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很多,没多久就散了,因为人会变,生活会变,家也跟着变质。渴望安定时,很多人进入一个家;渴望自由时,很多人又逃离一个家。渴望安定的人也许遇见的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寻找自由的人也许爱上的是一个寻找安定的人。家,一不小心就变成一个没有温暖、只有压迫的地方。外面的世界固然荒凉,但是家却更寒冷。一个人固然寂寞，两个人孤灯下无言相对却更寂寞。

很多人在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也有很多人，在一段时间之后就有了儿女,家就是儿女在的地方。天还没亮就起来做早点，把热腾腾的豆浆放上餐桌,一定要亲眼看着他喝下才安心。天若下雨,少年总不愿拿伞,因为拿伞有损形象，于是你苦口婆心几近哀求地请他带伞。他已经走出门,你又赶上去把滚烫的点心塞进他书包里。周末,你骑摩托车去市场,把女儿贴在身后。虽然挤,但是女儿的体温和迎风的笑声甜蜜可爱。从上午就开始盘算晚餐的食谱,从黄昏时,你一边炒菜一边听着门外的声音，期待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晚上,你把滚烫的牛奶搁在书桌上，孩子从作业堆里抬头看你一眼,不说话,只是笑了一下。你觉得,好像突然闻到栀子花幽幽的香气。

孩子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可是,这个家,会怎样呢?你告诉我,什么是家,我就可以告诉你,什么是永恒。

云水谣

柿子温暖

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官坪中学 杨冬胜

秋,一天比一天深,柿子却一天比一天红。由淡黄,到浅红,直到深红。柿子打着灯笼照耀秋天,竭力挽留秋天,温暖秋天。

人们喜欢柿子,鸟儿也喜欢柿子,柿子温暖鸟儿们的心灵。柿树之巅,鸟儿掌握了话语权。鸟儿呼朋引伴,兀自在柿子上啄食。鸟儿聪明,善于甄别,树枝上最红最软的那颗柿子,就是鸟儿们的果腹对象。

吃柿子的时候,总会想起被柿子温暖的往事。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外婆家的屋后有一棵古老高大的柿子树。外婆说柿树是三外公的。三外公终生未娶,独自一人生活,日子过得清苦,性情也有些古怪,但每一年柿子成熟时,尽管柿子收获不多,他总会给我们送一些来吃，我们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激。

三外公孤独如老柿树，在时间的收割下,最终无可挽留。三外公去世之后,老柿树大概已感知到主人已故,似乎独存乏味,最后的一枚柿子落下之后的翌年春天,就再没有发出新芽,人与树如此默契,引人唏嘘。

年幼时节的我们，过惯了被柿子温暖的日子,一下子没有了柿子吃就有一种失落。爹为了安慰我们,于是,就在家门口种植了那棵柿子树。年复一年,柿子树栉风沐雨,终于绿树成荫子满枝,长成了一棵慰藉我们心灵的树。

秋深时节,回了一趟老家。柿子依然挂满枝头。爹让我找来梯子,攀爬到柿子树上摘下柿子,然后送给亲朋好友。领命,我就学爹的样子摘柿子,在摇摇欲坠的柿子树上摘柿子,蓦地想起被时间割刈的人和事——最终柿树换一种方式存在,而故人已矣,不禁觉得有些苍凉。忽又觉得,人也不过是一棵棵庄稼,最终归于尘土,一切又处于自然法则之中。

故人已故,而柿子依然如昨。瞅一眼饱满、丰硕的柿子,心中又浮起些许温暖。柿树附着的往事,一时尽皆复活,又觉得柿子是一枚楔子,引发沉寂的回忆,焐暖了似水流年。

最情时

蟋蟀鸣清秋

江苏省泰州市朱庄中心小学 宫凤华

在蟋蟀的浅唱低吟中，故乡的秋天乘着一枚褐色的树叶悄然降临了。

蟋蟀们在深夜和凌晨叫得最欢，盈盈悦耳,正是我们捕捉的好时机。倘若艳阳高照,就很难发现其踪迹。晨光熹微,家人还在酣睡,我便悄悄起身,猫下身子,仔细辨听,锁定目标,蹑手蹑脚,清除围障,果断出手,呵,一只振翅欲跳的蟋蟀已被我捏住,成为我的“战利品”。

我们喜欢玩斗蟋蟀。我们把各自的蟋蟀放进木盆里,它们毫须四触,昂首蹬腿,气势逼人。它们有时从侧面或贴着盆底发起攻击,全凭实力,直至一方耗尽体能,无法再战,才见分晓。胜者振翅鼓须,鸣叫示威;败者悄无声息,沿盆慢爬,郁郁寡欢。

蟋蟀如娇羞的村姑,总是躲在幕后,当万赖俱寂,它才轻轻唱歌,灵动的音符潜入长夜,细长如天边的一弯新月。也如一个怀乡的人，蟋蟀的歌声流露着丝丝怅惘和淡淡忧伤。蟋蟀的歌声是一首宋词小令,不像蛙鼓那般恣意张扬，颇有谦谦君子的儒雅风范。蟋蟀们总是“瞿瞿瞿——”地吟唱着,其声呜咽,仿佛凄凉哀怨的埙曲,让我们骚动的心静如一潭明澈的秋水。

在远离故乡的地方，最让人忘情的是“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墙。”蟋蟀声声,牵扯的是萦绕在心间的缕缕乡愁。《诗经·豳风·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古人熟稔蟋蟀的生活习性。叶绍翁“知有儿童捉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质朴而诗意的乡村生活已渐行渐远,成为一种奢侈。清秋的夜晚,蟋蟀们扑闪着翅膀,哗啦啦地带着金属的质感,让人恍惚这些小精灵是从线装《聊斋》的墨香中遁出,还是从遥远的《诗经》中趦趦而下?

经年流转,每当寂静的秋夜,我总是抵近墙角,聆听蟋蟀的吟唱,仿佛回到童年时代,回到遥远的故乡。

是啊,在深秋的月夜里,蟋蟀们把一茎草一片叶当作岁月的琴弦,轻拢慢捻,引吭高歌,让谦恭和悲悯这样的词汇,直抵我们心灵深处最柔软的角落。